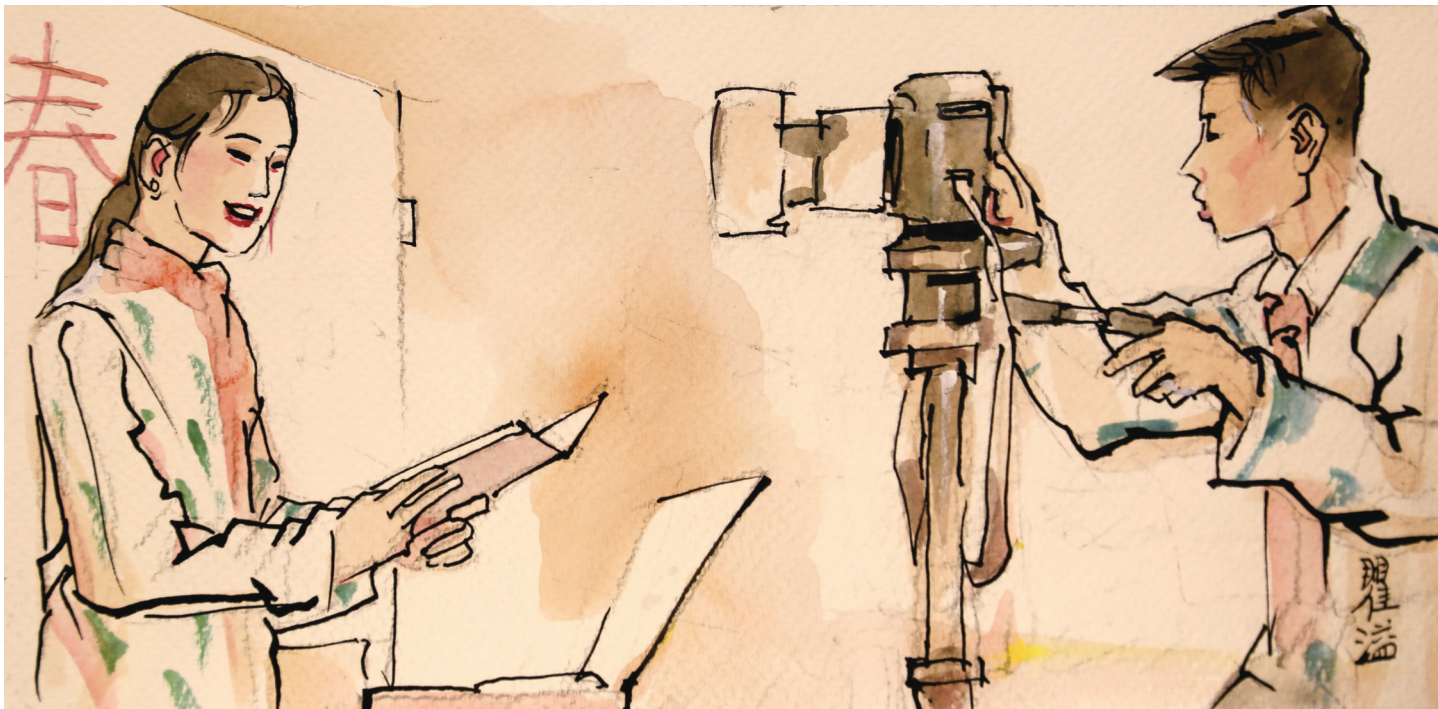


本土文本

恋曲 2020

(小说)

□彭益峰



绘图瞿溢

课堂布置在书房里。书房朝南,大落地窗,光线充足。而且,墙上挂有一块磁吸白板。樊斯仁平时喜欢将照片打印出来,拿磁钉固定在上面,一个人坐着,边品茗边欣赏。第一堂课,顾月华选了朱自清的散文《春》来试讲。樊斯仁架好相机,将拍摄模式选在摄像,调好镜头焦距,最后冲顾月华做了一个开始的手势,果断地摁下了红色按钮。

“同学们,今天是我们第一堂线上语文课。这节课,我将和大家一同欣赏朱自清的散文《春》。这原本是七年级的一篇课文,老师之所以安排到现在,是希望你们都能永远记住2020年这个不寻常的春天。”顾月华面对镜头,开始还有些拘谨,但很快就放松了下来,侃侃而谈了。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顾月华深情地朗读着。

樊斯仁在相机后面坐着,听着听着,蓦地回想起1996年初夏,他第一次见到顾月华时的情景。那天上午,他正在实验小学架设网线。当时他跨骑在人字梯上,仰着头专心致志地接线、布线,突然听到一个很好听的声音。这声音,他一时竟想不出用什么合适的词语来形容。这种的好听,怎么说呢,就好比在阳春三月的一天,你躺在草地上晒太阳,一阵微风轻拂过脸颊,痒痒的,麻麻的,于是你就感觉啊,浑身的骨头一下子变酥了。

樊斯仁寻声望去,他的目光刚巧透过一间教室的气窗,看到了身着一袭白色连衣裙,扎着一条马尾辮的顾月华。那会儿,顾月华刚参加工作。樊斯仁就那么傻傻地骑在人字梯上,目不转睛地望着气窗里头,

那个正声情并茂讲着课的顾月华。樊斯仁不会忘记,他久久的凝望,终于吸引了顾月华的注意。顾月华后来也回忆到,说那天正上着课,上着上着,她就隐隐感觉出了一丝异样,心里一直在纳闷着呢,结果这么不经意地抬头一瞥,她从教室后面的气窗里瞥见了一个男人出神的双眼。

“喂,喂,师傅,你这是在练骑马蹲裆,还是在干活呢?”那天,要不是学校的总务赶巧经过,给了他这么一嗓子,樊斯仁估计会一直这么望下去,望到整节课结束。兴许是总务的这一嗓子,将樊斯仁从回忆里拉了出来,重新回到了录制现场。

顾月华的课已经接近尾声了,她正在说:“刚才我们一起学习了朱自清的散文《春》。这里,我再给大家读一段我们本地作者写的散文——2020年的春天,很像丰子恺漫画上的人,一时半会儿还看不出眉目来。阳历都快三月了,桃花该红了把,柳树该绿了吧,春天的脚步也该近了吧?为什么,春天还像个躲猫猫的孩子似的,不显山不露水呢?——好了,今天的作业,就是每人写一篇有关2020年春天的记叙文。”

下课前,顾月华还特地走进来,将樊斯仁拉到镜头里,说:“最后,让我们认识一下本节课的摄影师,我的先生樊斯仁叔叔。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他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作为回谢,樊斯仁拱手作了个揖。

几天后,在开学还显得遥遥无期之时,电信公司作为市里第一批获许恢复营业的单位,开始通知员工正常上班。樊斯仁算了算,从年初一开始,他整整宅了26天。他从起先的不适应,到现在的完全适应,这期间走过了怎样的抵触、抗争、犹豫、妥协、理解、支持、留恋的心路历程。他甚至认为,这26天关门闭户、按部就班的居家生活,相当于他和顾月华二十多年婚姻

生活全部精华的浓缩。现在,他再也不觉得家庭生活索然无味了,相反,这种夫妻朝夕相处、耳鬓厮磨的日子,还真是别有一番情调和滋味。在他换好鞋准备出门之际,他竟然还发现,他对这个家竟是那么恋恋不舍。

他多么希望顾月华会从书房里探出头来,跟他随便说点什么告别的话。比方说,你路上开慢点。但此时,顾月华哪有工夫管他,她正在书房里忙着打电话呢。樊斯仁只得失望地开门上班去了。

前不久,教体局布置给全市所有学校一个疫情防控任务,要求对所有学生及其家长在假期里的活动轨迹进行一次彻底而详细的排查。归纳起来就是“四查”,即一查有没有到过武汉,二查有没有到过湖北其他地区,三查有没有到过湖北以外的其他省份,四查有没有到过市外省内的地区。顾月华这个班,一共有52个孩子。她粗略地算了算,跟家长逐个电话核查,如果平均每个人用时5分钟,那么加起来也就4个多小时。照这个算法,如果不赶时间的话,排查工作两三天就可以完成了。但谁知道呢,人算不如天算,顾月华的第一个电话,就打得相当不顺利,她的头都要炸掉了。

这第一个家长,真是少有的“搞”。“搞”在江城方言里,是指某个人非常难缠、很不靠谱、很诡辩的意思。顾月华问,请问你们一家,春节期间有没有离开过江城?对方反问道,你问这个干什么?顾月华于是跟他解释,这是学校的要求,也是上面教体局的要求。这人的反应就强烈了,他义正词严地说,即便是学校的要求,即便是教体局的要求,那我为什么就一定要告诉你呢?顾月华再次耐心地跟他解释,这也是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也是为了能尽快让孩子们开学复课。这家长嘿嘿冷笑了两声,反唇相讥道,你们这不明摆的是怀疑我们家有谁得了新冠肺炎吗?顾月华忙打招呼,坚决否认

有这事,强调这只是例行的人员排查,例行的意思,就是统一安排部署并不针对哪个具体人,排查的意思,就是排除掉患病和染病的风险。对方听后,更不满意了,说你们太不像话了,都将我们一家子列入内部排查的黑名单了,你们还在这里振振有词,简直是巧舌如簧,欲盖弥彰,你们这种行为,已经严重地侵犯了我们的人权,严重侵犯了我们的人格尊严。就这么一个电话,足足耗费了顾月华宝贵的四十五分钟,她都快要疯掉了。

中午,樊斯仁打过来一个电话,对她好歹算是个安慰。顾月华就把上午发生的这件事,一五一十地给他复述了一遍。她在电话里,越说越觉得委屈,说着说着,眼泪禁不住地流了下来。“老公,这个活就不是人干的。”有樊斯仁耐心地听她倾诉,她这会儿感觉好受多了,声音也娇滴了起来。樊斯仁先是安抚了她一番,等她心情逐渐恢复了平静,才认真地对她说:“月华,你经过了上午这件事,应该可以理解我工作的不容易了。我们做市场营销的,哪天不是在人前低三下四,求爷告奶的,这么多年,遭人多少数落,吃了多少白眼,只有我们自己心里清楚。你受的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就受不了?”

顾月华整个下午,都在想樊斯仁说的话。她倚靠在窗前,极目远眺运河南边那一大片正在建设中的高科技新城。她不禁责怪自己,这么多年,自己总是一味地埋怨斯仁这也不对那也不是,光顾着想自己遭了这苦受了那累,从来就没有设身处地替斯仁想一想,想一想他有什么烦恼,有什么难处,有什么委屈。就从这点来说,顾月华啊顾月华,你也真够自私的!想到这里,顾月华莫名地担心起樊斯仁来了。斯仁的工作,是个成天跟人面对面打交道的工作。现在随着复工潮的到来,外省返程的人越来越多,斯仁性格又大大咧咧的,会不会记得戴口罩做好自身防护呢? (二)



故乡和云朵

(组诗)

□鸣 钟

在这个清晨，
我看见你们
犹如看见我自己
每次都是这样，
家乡犹如云朵
只剩下确定的名字
其余的都在变幻不定

而我坐在窗前
也设有一场场的欢宴
举杯邀来明月
明月又带来清风

我的窗外，
只有八百里的平原
缓慢而且孤单

此刻我们说天上有云朵
这是事实
但是我们要说
那云朵像什么
那只能是凭空想象
并据实相告

雨 水
雨水落在银杏树上
落在香樟树上

在柴垛村
午后的雨水
落在扁柏的枝头

当夜半到来
午后的雨水就变成了月光

落在竹林里
落在秋天的松针上

在我们的意料之外
总有一些事物
比如星星
小翅膀的天使
全部掉落在
清晨的枣林里

雨后的清晨
天空中云团青青
在松树下
坐听鸟鸣
夜晚的声音晶莹
而清晨的声音婉转

比如炊烟
停在灶台边
不再飘在旅行的路上

远处的房屋树木
近处的稻谷和玫瑰
村路上策杖而行的老者
在薄薄的晨雾里

总有一些事物
在我们的意料之外
比如小码头上
不再有船只
而天上的云朵
每天都停泊在那里

雨后的清晨
这些人事
像西河里的流水
和松枝上垂下的露珠
都宁静而本分

作为云朵
我指着他们说
你来自清晨的棉花地
你来自炊烟
而你则来自
河堤边的小树林

故 乡
正当黄昏时分
习佛的人站在运河边
口中念念有词

他看见沉默的土地
正在护卫着
不倦不息的流水

像草叶上的露珠
和夜晚的月光
踩着积雪
你们
来到这鹰隼的翅膀间

仿佛是回乡的路
总会遭遇困扰
仿佛是利刃抵在骨架上
正切割着时光

我仍然识得你们
你来自饭桌上的米粒
你来自樱花
而你则来自
黄昏的门槛边

唯有黄昏来临
才算是真正回到了故乡
流水蜿蜒
仿佛是回乡的路

这些花儿
这些快要忘记了的花儿
如果不是回到乡村
它们在门槛边等候已久
只是为了让你看见

旅 途
旅行归来的人们
想起经历过的那些事情
未免有些失望
当初出发的理由
终究是指向必然的谬误

世界匆忙
我们脚步慌张
如果不是回到乡村
我们都看不见
自己的模样

更多的人在旅途中看见自己
穷途末路
并且无能为力

是谁从天上移走
那大片的花朵
曾经
我们坐在这门槛边
一起仰望

我已探寻所有想象过的
未曾到达的风景
直到为我所看见
并最终放弃

小小的面孔
彼此倚靠
和这些快要忘记了的
花儿一样

那一天
像叶子回到树上
云放在水里
云朵回归山川
而星星却闪烁在夜空

瀑 布
欢宴是时时有时时的
在另外,在那里
赴宴的人成群结队

像平原挨着海边
这个运送着粮食和雨水
那个却运送着
船只和风暴

他们仿佛是从悬崖上跌落
身不由己
又义无反顾

我只能表达我的想法
到你理解的程度
你在想看的故事里
而我在还乡

“座座高山耸入云,我们施工为人民;不怕工作苦和累,愿把青春献人民。”我想过很多种自己入党的场景,却没有想到会是在山坡上坑道口树阴下加入党组织,全连4个排21名中共党员席地而坐召开党支部大会,通过我和另一名河南籍战士李元昌的入党申请书,不远处的峭壁上,巨幅标语映入眼帘:“备战备荒为人民”“发扬我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高质量拿下国防重点工程!”

那是一个国际形势剑拔弩张的年代。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大背景下,我所在的工程兵某部每天的任务就是打眼放炮挖坑道,因常有塌方发生,稍不留神就有战友在坑道开凿过程中受伤流血甚至牺牲。但我看到更多的是战友们越是艰险越向前,在施工现场豪情万丈大唱革命歌曲,整天喊着号子热火朝天打坑道,抢时间,赶进度,每天的午饭都是由炊事班挑上山,遇上坑道浇筑超过晚10点,炊事班会准时把夜宵——鸡蛋面条送到工地。因长期在潮湿的

环境中作业,衣服总是不干,不少战友为此而落下病根。当时我就想,是崇高的革命理想支撑着这100多号人,将生死置之度外,毫不顾及个人得失,满怀激情地为国防重点工程而进行高强度的作业。

记得第一次执行爆破任务,我的头皮都麻了,紧张得心吊到嗓子眼,拿钻机的手老不听使唤,填埋炸药时竟忘了放雷管,我是全连新战士中第一个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的,转念一想,自己现在都革命战士了,完成任务是军人的职责所在。

人生有梦不觉迟,在上山下山的热潮中,20岁的我从省纺校毕业,分配到地方国营南通群力针织厂,当上了一名机修工。当时我希望自己能有朝一日,能身着一身军装站在长辈面前。我出生在扬州市邗江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家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变,我之所以进了工厂又去当兵,是因为我更渴望有一天,自己所作所为能真正与保家卫国联系起来。所以当国家征兵命令一下达,我就毫不犹豫到部队接受锻炼与考验。

指导员、连长分别担任我第二入党介绍人,支部大会先由我

宣读入党申请书,入党介绍人分别介绍我的情况,党员作表态发言……正常的程序一一履行完毕。指导员问我也是问大家:“我们为什么要入党?”我回答:“迎难而上,更好地完成国防施工任务。”结果21名中共党员一致同意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连队党支部决定让我到尖刀班当班长。全连最危险的活儿,打眼爆破都由我们班干。说实话,当时面对风险,我压根就没考虑到有什么利益。年终,我被评为“五好战士”“连队标兵”。一天,指导员把我叫到连部说:“小范,这里的施工即将结束,首长和上级党委非常满意这项工程,不过新的任务又来了,你要有长期在部队干的思想准备。”我沉默了。我兄弟姐妹7个,10岁那年我还在生产队放牛,家里没有读书的,我的大伯父虽然也没啥文化,但他靠一股闯劲,从扬州来到南通,在唐闸大生一厂旁边开了一家饭店和一家布店,雇用了几名帮手。是大伯父亲回扬州接我来通读书,因我十岁了,直接在唐闸二工小读二年级。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样的

家庭关系自然让我有所顾虑。我向指导员重述了入党时的家庭关系。指导员说:“团里对你的情况非常重视,已经第三次派员去你的家乡外调去了。”一千多公里路程,交通又不便,部队这么忙,我的心里真过意不去呀!

如今,虽然我退休了,但我知道,为人民服务永远不能停止,活着就要为国家做事情为党工作,更何况每月还定时拿着退休工资。我今年74岁了,做不了大事,就干小事;干不了复杂重要的工作,就做简单的工作。在老兵驿站,我当了八年义工,旨在传递社会对抗战老兵、转退军人、军人家庭的一份关爱。在爱国拥军免费爱心粥店当志愿者,我已经坚持了三年。每天天不亮,我就带领一批志愿者摆桌子、搬凳子、盛粥、发点心、打酱菜、洗碗、忙得不亦乐乎,解决了新村附近孤寡老人、困难退役军人、环卫工人等人群吃早饭难的问题。在坚持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同时,我还积极给爱心粥捐款、缴纳特殊党费、给灾区群众捐款、给小区患病儿童捐款……50年的岁月,我用行动履行曾经的入党誓词,心中有党,守心如初,一生坚守。